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 
第四十一回 惜芳春蝴蝶皆成夢 按豔拍鴛鴦不羨仙

話說華公子自琴言告假之後，假期已滿，不見回來，心上有些思念他。一日在園中歸鴻小渚倚蘭垂釣，珊瑚與金、玉二齡，還有一個小丫鬟香兒，在傍伺候。金齡找了一個大瓷甌，走下池邊貯了水。華公子釣了一回，得了三寸長的一個小魚，已覺滿心歡喜。見那池水清冷，每於湍流洄互處，把些銅皮嵌在石腳，那流水過來便有■琮之聲，如琴築一般。又見水面上飛了無數的花瓣，一個紅鯉魚游來游去，吃那飛花，見了釣絲上的餌，便來吞了。

華公子急把釣竿一拽，絲綸已斷，那魚連釣吞下半截，斷絲尚浮在水面。

公子看了，一時高興，便叫金齡、玉齡去將小船撐過來。

那二齡聽不得一聲，走下臺基，便飛跑的去。過了橋，到了潭水房山對岸。金齡走忙了，不防腳碰著個老樹根，栽了一交，跌得膝蓋甚疼，蹲在地下站不起來。玉齡將他扶起，揉了幾揉，同下了船，解了纜。這小船也三丈餘長，油漆光亮，兩邊欄杆，船頭有個亭子，中艙擺個小花梨圓桌。船篷上是綠油布頂，垂下白綾飛沿。金齡、玉齡在兩頭蕩槳，蕩了過來。華公子見此春光明媚，桃李齊芳，即叫小丫鬟去請夫人出來遊園。

約有兩刻工夫，聽得環口■，華夫人帶了明珠、花珠、荷珠、贈珠四個女婢過來，華公子笑面相迎。華夫人道：「這兩日天氣甚好，我本來也想逛逛。方才香兒說你在這裡釣魚，我從西書房夾道中走來，倒也不遠。我又叫老婆子收拾些食品過來。」華公子道：「我本有此意，你倒預先辦妥了。」二人憑欄觀玩了一會，華公子道：「我們何不下船逛逛池子？」四珠即扶了夫人慢慢的走下臺階，明珠，贈珠先上了船頭，挽住華夫人上了船。公子也上來，同夫人坐在中艙，明珠、贈珠即走到後稍，花珠、荷珠在頭，花珠把槳一攏，明珠把槳一推，兩頭不能應手，把個小船滴溜溜的在水中旋起來。花珠手又一脫，把水划得直濺，濺得自己一臉。荷珠笑個不住。華公子道：

「怎麼樣，你們也蕩過槳的，今日又不曾蕩起來。」花珠笑道：「明珠不會蕩，我望前，他倒望後。」明珠道：「不說你不會，倒說我不會。荷珠，你蕩罷，再用著他，這個船就要翻了。」荷珠替了花珠，果然好了。清風徐來，漣漪深碧，慢慢的穿過小橋。公子與夫人看橋邊及山石上纏的古藤，蒙蒙茸茸，垂到水面，底下的水，一派清冷戛玉之聲，覺得心曠神怡。過了小橋，蘇堤上便是些楊柳桃花，紅綠相間，春風和煦，眾鳥齊鳴。過了幾處亭臺，又繞過了潭水房山，到了留仙院，見修竹裡一個院落，開了無數碧桃。華公子道：「此處最佳，就到留仙院去罷。」荷珠將船繫好，搭了跳板，華公子上了岸，四珠扶夫人，從桃花林下欹欹斜斜的一條路進去，也有幾個堆靈石。過了個小石樑，接著一個石門。進了石門，是個亭子，名為惜芳亭，過去就是留仙院的油廊。

到了留仙院，其有三進，迴廊曲榭，疊閣崇臺，甚為華麗，紅白碧桃已開了好些。公子對夫人道：「賞花不可無酒，方才說老婆子預備，不知可曾停妥？」華夫人命花珠去看來，花珠拉明珠同他弄船過去。明珠道：「你又來混纏，不過愛頑罷了，那裡真不認得路徑？你從這後頭走過古藤書屋，再過了猗香亭，就通方才來的路，要坐什麼船？」花珠原是愛頑，並非不認得路徑，只得獨自出去。將到藤花書屋前，只見林珊枝正走來，口中嚷道：「花姑娘來了，想必在留仙院了。」花珠待要問時，只見藤花架邊走出一群人來，是六珠並兩個老婆子，還有幾個小丫鬟。愛珠對花珠道：「在什麼地方，你也不給個信，叫我們滿園的瞎找。」花珠道：「我們是坐船過去的，還到不多時，有人在岸上也應瞧得見。此刻原是來找你們的。」那兩個婆子抬了食箱，六珠婢也拿了零碎物件，還有二齡及珊瑚幫忙。送到留仙院後，一一佈置了，群珠上前送了茶，一邊桌上擺了果盒，一邊擺了食盒，茶鐘、酒器都已預備，群珠分作兩行侍立。

只見那些蝴蝶一群一群的飛來飛去，又有些睡在花裡不動，被■珠婢捉了好些，在小丫頭頭上撥了一根頭髮，拴了兩個大蝴蝶，雙雙的飛舞。

華公子看得高興，對夫人道：「如此春光，不可不賞。這些蝴蝶兒倒比我們還頑得熱鬧。這園中最多的要算桃花，我們也該祭他一祭，何不取那百花露釀的竹葉春酒來，澆灌他一番。」

華夫人道：「我知道你愛這酒，已叫他們帶了些來，但是沒有什麼很好的果品。既是祭花，這些食物，都用不著，你想將什麼祭好呢？」公子笑道：「我倒被你問住了。年年祭花，也不過是些蔬果之類。這番是我們虔誠特祭，須得與花相稱才好。」

想了一想，叫愛珠去問珊瑚找管屋的書童要了鑰匙來。不一會，愛珠取了進來，公子叫他開了兩個博古廚，攜著夫人細細看那廚中，盡是古銅、舊玉等物。又將抽屜一開，見有一個紫檀木匣，開了蓋子，看是個手卷，簽上寫著「花蕊夫人小像，管夫人畫」。華夫人笑道：「這個就很好。」公子扯開看時，是個銅本工筆，畫得秀豔絕倫。後有趙集賢書的小楷，就寫的花蕊夫人《宮詞》，真是雙絕。公子道：「可惜就這一卷，再找些什麼配上呢？」華夫人道：「馬四娘的蘭花，可以不可以？」公子搖頭道：「配不上，還是李香君那個桃花扇的冊頁罷，再將你繡的《玉臺新詠序》來配上更好。」華夫人笑道：「怎麼配上這個？如何稱得過那兩種？」公子道：「這是各人的好處。況且你那刺繡工夫，也算絕頂了。」華夫人就命寶珠、愛珠取這兩樣來。二珠去了，也有好一會才來，又找了個漢玉觴，貯了一觴酒，將桌子抬到廊前，擺了這三樣寶貝，再將博山爐焚了百合香。華夫人道：「怎樣，要拜不要拜呢？」華公子道：「不用拜罷。我們去揀頂好的花，將這酒去澆在他根上罷。」二人就走到林下，公子揀了一棵紅碧桃，夫人揀了一棵白碧桃，公子先澆了半杯，夫人也澆了。二人笑盈盈的在花下賞玩。

華夫人叫老婆子再去取一大瓶酒來，不要耽擱。公子道：「要這許多酒做什麼？」夫人笑道：「我看這些丫頭們見我們澆了花，覺得好饞似的，所以我要些酒來，也叫他們頑頑。」

公子笑道：「這叫做與人同來。但是他們祭花是要拜的，不好同我們一樣。」■珠都微微笑起來。掌珠對荷珠低低說道：「要拜我們■個一同拜，不要分先後，省得先拜的叫後拜的笑。」愛珠道：「我們一對一對的拜不好嗎？」花珠湊著愛珠的耳說道：「又不是夫妻拜堂，怎麼你要一對對的拜呢？」愛珠打他一下。已見老婆子顛巍巍的拎了一大瓶酒來，放在廊下。■珠等各拿了小酒杯斟了酒，分頭去覓那開得鮮豔的，你一杯我一杯的亂澆，走來穿去，也像一群穿花蝴蝶一樣，果然齊齊的拜了四拜。

公子、夫人看了，好不快樂。華公子叫取兩個錦褥來，就鋪在花下，與夫人對面坐了。擺了攢盒，把那百花春對飲了幾杯。華夫人道：「何不叫他們吹唱一回，以盡雅興。」公子道：「很好，你就分派他們唱起來。」夫人將■珠分了五對，吩咐道：「你們各揀一枝，總要有句桃花在裡頭的。我派定了對，不是此唱彼吹，就是彼吹此唱。若唱錯了，吹錯了，要跪在花下，罰酒一大杯。」愛珠笑道：「奶奶這個令，未免太苦了。況且我們會唱的也有限，譬如這人會唱這一枝，那人又不會吹那一枝。那人會吹那一枝，這人又不會唱這一枝，如何合得來？今奶奶預先派定了這個吹，那個唱，我們■個人竟齊齊的跪在花下，喝了這半大瓶的冷酒就結了。」說得公子、夫人都笑。

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方才題目原難些，曲文中有桃花句子也少。你們■人接著唱那《桃花扇》上的《訪翠》、《眠香》兩出罷。」

公子聽了，笑道：「這個最好，這曲文我也記得，兩套共■一枝，有短的並作一枝，便是一人唱一枝了。」叫拿些墊子，鋪在惜芳亭前，與他們坐了好唱。

■珠也甚高興，即拿了弦笛、鼓板，我推你，你推我，推了一會，推定了是寶珠先唱。寶珠唱道：

金粉未消亡，聞得六朝香，滿天涯煙草斷人腸。怕催花信緊，風風雨雨，誤了春光。《猴山月》

望平康，鳳城東、千門綠楊。一路紫絲韁，引游郎，誰家乳燕雙雙。  
隔春波，碧煙染窗；何晴天，紅杏窺牆。一帶板橋長，閒指點茶寮酒舫。  
聽聲聲、賣花忙，穿過了條條深巷。插一枝帶露柳嬌黃。

#### 《錦纏道》

公子道：「這曲文實在好，可以追步《玉茗堂四夢》，真才子之筆。」夫人道：「以後唯《紅雪樓九種》可以匹敵，餘皆不及。」只聽明珠接著唱道：

結羅帕，煙花雁行，逢令節，齊鬥新妝。有海錯、江瑤、玉液漿。

相當，竟飛來捧觴，密約在鞭蓉錦帳。《朱奴剔銀燈》公子道：「該打。少唱了『撥琴阮，笙簫嘹亮』一句。」掌珠接唱道：端詳，窗明院敞，早來到溫柔睡鄉。鸞笙鳳管雲中響，弦悠揚，玉玎■一聲聲亂我柔腸。翱翔雙鳳凰。海南異品風飄蕩，要打著美人心上癢。《雁過聲》

掌珠一面唱，一面將帕子打了一個結，望荷珠臉上打來。

荷珠嗤的一笑，公子喝了一聲采，夫人也嫣然微笑。二人各飲了一杯，聽荷珠唱道：

誤走到巫峰上，添了些行雲想。

匆匆忘卻仙模樣。春宵花月休成謊，良緣到手難推讓，準備著身赴高唐。《小桃紅》

《訪翠》唱完了，愛珠接唱《眠香》，唱道：

短短春衫雙捲袖，調箏花裡迷樓。今朝全把繡簾鉤，不教金線柳，遮斷木蘭舟。《臨江仙》

公子笑道：「這等妙曲，當要白香山的樊素唱來，方稱得這妙句。」夫人笑道：「樊素如何能得？就是他們也還將就，比外頭那些班中生旦就強多了。」公子點頭道：「是」。見贈珠唱道：

園桃紅似繡，豔覆文君酒；屏開金孔雀，圍春晝。滌了金甌，點著噴香獸。這當爐紅袖，太溫柔，應與相如消受。《一枝花》

花珠一面打鼓板，一面接唱道：

齊梁詞賦，陳隋花柳，日日芳情迤邐。青衫偎倚，今番小杜揚州。尋思描黛，指點吹簫，從此春入手。秀才渴病急須救，偏是斜陽遲下樓，剛飲得一杯酒。《梁州序》公子對夫人道：「如此麗句，不可不浮一大白。」將大杯斟了，叫寶珠敬夫人一杯。寶珠擎杯雙膝跪下，夫人道：「我量淺不能飲這大杯，還請自飲罷。」遂把這大杯內酒倒出一小杯來，叫寶珠送與公子。寶珠又跪到公子面前，公子一口乾了。

明珠折了兩枝紅白桃花，拿個汝窯瓶插了，放在公子、夫人面前。又見珍珠唱道：

樓臺花顫，簾櫳風抖，倚著雄姿英秀。春情無限，金釵重與梳頭。

閒花添豔，野草生香，消得夫人做。今宵燈影紗紅透，見慣司空也應羞，破題兒真難就。《前腔》

公子道：「這『見慣司空也應羞』之句，豈常人道得出來？」夫人道：「與『今番小杜揚州』句，真是同一妙筆。」見蕊珠唱起，寶珠合著唱道：

金樽佐酒籌，勸不休，沉沉玉倒黃昏後。私攜手，眉黛愁，香肌瘦。

春宵一刻天長久，人前怎解芙蓉扣。盼到燈昏玳筵收，宮壺滴盡蓮花漏。《節節高》

畫珠接唱，明珠合著唱道：

笙簫下畫樓，度清謳，迷離燈火如春晝。天臺岫，逢阮劉，真佳偶。

重重錦帳香熏透，旁人妒得眉頭皺，酒態扶人太風波，貪花福分生來有。《前腔》

秦淮煙月無新舊，脂香粉膩滿東流，夜夜春情散不收。

《尾聲》唱完，公子與夫人甚是歡喜，□珠齊聲站起。公子道：「今日倒難為他們，須要賞他們些東西。」華夫人道：「此中要定個等第，才見賞罰分明。」即叫拿筆硯過來。愛珠搶先取了筆硯、花箋，送到公子面前。公子讓夫人品定，夫人又推公子，公子道：「這音律中實在我不如你，恐定得不公，還是你定罷。」夫人微笑，把筆先寫了□個字，就是珠字上面那個字，對公子道：「據我評來，以寶珠為第一，唱得風神跌宕，文秀溫存，□人中是他壓卷了。次則愛珠，情韻皆到，為第二。次贈珠，次掌珠，次蕊珠，次珍珠，次花珠，次荷珠，次畫珠，次明珠。」

不知定得不委屈麼？」公子道：「定得極是。」夫人又問□珠婢道：「如有委屈，不妨自說。」花珠陪著笑道：「奴才唱的，似乎在蕊珠、珍珠之上。」華夫人道：「就是你不服，你那裡知道自己唱的毛病。你想顯己之長，壓人之短，添出些腔調來，此所謂戲曲，非清曲。清曲要唱得雅，洗盡鉛華，方見得清真本色。你唱慣了搭白的戲曲，所以一時洗不乾淨。若不會聽的，怕不定你第一？」花珠方才服了，因又問道：「奶奶聽珊枝的怎樣？」華夫人道：「珊枝也是戲曲，倒是琴言雖然生些，還得清字意。」

公子聽說琴言，便對夫人道：「琴言這個孩子，實在有些古怪。我們待他也不算好了，看他心上總像有些委屈。如今告假一個多月，也不見他進來。其實看他也不像那種下作的，不知為什麼心上總不喜歡，我實想不出來。」華夫人道：「我看這孩子，大抵是個高傲性子，像不是肯居人下的光景。但不知自己落到這個地位，也就無法。所謂『做此官，行此禮』，若妄自高傲，也真是糊塗人了。」華公子笑而不語。夫人賞那□珠的，記了一等是釵環，二等是香粉。

那跟來的兩個老婆子，遠遠的把那瓶冷酒偷吃了一半。一個老婆子已醺醺的歪靠著山石，坐在地下，將要睡著。那一個側著耳朵聽話，卻又聽不真。

見愛珠走來，問道：「姑娘，奶奶與你們講些什麼？又見他寫單子。」愛珠笑道：「要賞給我們東西。」那老婆子道：「你們姑娘們實在福分大，常常得賞賜。我們一天勞到黑，也沒有格外得過一點好東西。姑娘，如今賞下來，你不要的給我，不要給那些小丫頭糟蹋了。」愛珠一笑走開。那個小丫頭叫香兒的，笑道：「他們還沒有到手，你倒想他轉賞了你。我明日買個沙弔子送你，好裝燒酒，省得你那個沒有把子，要倒拿著嘴使。你要想別的東西，你也配？」那老婆子被香兒取笑了，又不敢罵他，只得鼓起了眼睛，瞅了他一眼。那一個老婆子低低歎口氣道：「咳，從來說人老珠黃不值錢，你還同他們一般見識呢？」這邊華公子忽然念那《牡丹亭》上的兩句道：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。」華夫人笑道：「《牡丹亭》的《遊園驚夢》，可稱旖旎風光，香溫玉軟。但我讀曲時，想那柳夢梅的光景似乎配不上麗娘。」公子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覺柳夢梅有些粗氣，自然不及麗娘。至於那《元人百種曲》只可唱戲，斷不可讀。若論文采詞華，這些曲本只配一火而焚之。」

偏有那些人贊不絕口，不過聽聽音節罷了，這個曲文何能贊得一句好的出來？」華夫人道：「我想從前未唱時，或者倒好些。都是唱的人要他合這工尺，所以處處點金成鐵。不是我說，那些曲本，不過算個工尺的字譜，文理之順逆，氣韻之雅俗，也全不講究了。有曲文好些的，偏又沒人會唱。從那《九宮譜》一定之後，人人只會改字換音，不會移宮就譜，也是世間一件缺事。」公子道：「真是妙論！我想對此名花，又聽妙曲，意欲填首小詞，也叫他們唱唱。雖然比不上《桃花扇》的妙文，也是各人遣興，你道何如？」華夫人道：「很好，何不就填那《梁州序》，用他的工尺，唱我們的新詞，不省事麼？」公子道：「妙，妙！你就先填。」夫人笑道：「我如何能？還是你先來，我算和韻罷。」公子應了，喝了幾杯酒，想了一會，寫出一首《梁州序》來，遞與夫人，夫人念道：

明霞成綺，冰綃如翳，萬種柔情輕倩。良辰美景，烏紗紅袖相憐。

羞他仙子，閒引遊人，私把凡心遣。春光一刻千金賤，珠箔銀屏即洞天，休負了，金樽淺。

夫人念完，贊不絕口。自己也飲了一小杯，笑道：「這是我遵你的教，『休負了金樽淺』。但這原唱如此好，教我怎和得出

來。就在《桃花扇》上，也是上上的好文字，細膩風光，識高意穩。我不做罷。」公子笑道：「你不要謙讓。你必定另有妙想，我意想不到的，快寫出來，好叫他們唱。」夫人又念了一遍，贊了幾聲，也就寫了一闕，遞與公子念道：

簾櫳半漾，樓臺全見，絳雪飛瓊爭豔。清歌小拍，明眸皓齒生妍。

華年如水，綠葉成蔭，肯把春光賤？石家金谷花開遍，只羨鴛鴦不羨仙，休負了，金樽淺。

公子念了又念，朗吟了幾遍，拍案叫絕，又說道：「這兩首比起來，我的就減色了。這五□七字如香雲繚繞，花雨繽紛，就是《桃花扇》中也無此麗句。」夫人笑道：「這是你謬贊，我看是不及你的。你如此贊賞，倒教我不安。」公子道：「『只羨鴛鴦不羨仙』雖是成句，但用來比原作還好，也不能教崔鴛鴦、鄭鸛鳴得名了。」即叫寶珠、愛珠過來念熟了好唱。

二珠念了幾遍熟了，唱了兩句，錯起板來。夫人道：「還不熟，你將工尺注在旁邊，倒是看著唱罷。」寶珠、愛珠將工尺寫了出來，果然一字字唱去，卻很對腔，聽得夫人、公子快樂非常。公子笑道：「這兩枝曲子，倒定了我們的生旦了。你何不唱唱。這裡唱，外人斷乎聽不見的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你見我幾時會唱？」公子道：「你真不會唱，何以其中的深微奧妙都知道，且人偶然唱錯了一板，你總聽得出來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三天兩天的聽，難道還聽不熟麼？」公子道：「其實我也很熟，往往的不留心，錯了竟聽不出來，大約總是粗心之過。」

夫人道：「你何不唱唱？」公子道：「我一人唱也無趣。」夫人道：「叫寶珠和你唱。況『休負了金樽淺』這句是要合唱的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唱罷，明日我們多填幾闕，成了一套《賞花》。叫他們扮作你我，串他一齣，叫做《祭花》何如？」夫人道：「這倒沒趣味，串出來也像那《賞荷》一樣。不過那□珠丫頭，倒好扮些淨丑出來取笑，然而也覺俗了。」公子笑道：「若要扮丑腳的，只有花珠可以扮得。」花珠聽了，紅起臉來，扭轉頭，對著愛珠道：「還有愛珠也可扮得。」愛珠尚未開言，公子道：「愛珠是貼旦，畫珠是老旦，寶珠是正旦，蕊珠是小旦。其餘扮生、淨、外、末，比八齡又強了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倒可以，只怕他們害羞，做不出來。」夫人一面說，一面看那桃花，映著夕陽，紅的更如霞如錦，白的成了粉色，又有些如金色一般，分外好看，看看天色也將晚了，便對公子道：「今日也可算盡興，我有些乏了，進去罷。」便站起來，公子也起身。華夫人帶了□珠等，將花蕊夫人的像與《桃花扇》，並他繡的《玉臺新詠序》，都帶進去，公子也同了夫人緩緩而行。到古藤書屋，又進去略坐了一坐。到了猗香亭，山石路徑，險仄難行，群珠扶好了夫人，一步一步的走過。前面是一條青石荔枝街，平正得很的，又過三四處樓臺，便進內室。園裡這兩個老婆子收拾東西，雖有兩個小丫頭幫著他，一次也還拿不完。來時有六珠幫他拿些，如今只得央求珊枝、金齡、玉齡幫他拿了幾樣。

兩個老婆子跌跌撞撞的走了好一刻工夫，才到裡面。

這邊華公子直送夫人到房內坐了，又將方才填的詞看了一會，同吃了晚飯。忽又高興，到了洗紅軒，因想起琴言如何還不進來，像已過了假期了，即叫小丫頭去喚珊枝進來。小丫頭去了一會，同了珊枝上前。公子問道：「琴言是那天告假的？」珊枝道：「正月二□四日。」公子道：「正月二□四日，今日已是三月初二了。他告一個月假，怎麼過了七八在還不回來？」

珊枝不言語，停了一停，又說道：「想必有事，自然要完了事才進來。」公子道：「我想他也沒有什麼事，明日叫人出城找他，問他幾時進來。」珊枝答應了。

公子又問了些別的話，也就進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